

园区建设应立足未来

新一轮的高科技园区建设,在全国正成燎原之势。但在建设科技园区的口号下,不难发现有许多怪现象。

园区面积过分扩张、规划盲目跟风、布局讲究高大全、楼宇立意怪诞——地方在园区建设的速度、进度、高度上的攀比心理十分明显。

这些问题,体现出地方在建设科技园过程中的急功近利心理。在盲目要求产出、盲目考核绩效的压力下,园区建设执著于对热点的追逐,而缺乏对未来趋势的研判,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深谋远虑。

事实上,一个园区的建设,应该围绕其功能定位,充分开展科学论证,进行合理的布局规划。尤其是园区的功能定位,需要对未来产业趋势、园区资源禀赋需求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分析。但目前在急功近利的氛围影响下,许多地方的园区建设明显操之过急。

当前,产业培育成为许多园区的重要工作任务。但产业育成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园区的建设要围绕产业育成,着眼未来长远,作好长期踏实工作的准备。

科技园区不应迷恋低容积率

一周评论

告别“选美”

■周熙檀

日前,中国科学院2012年度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白春礼院长再次强调了“一三五”规划,即“一个定位、三个重大突破、五个重点培育方向”,促进研究所优化布局,形成特色,突出核心竞争力,从而避免重复布局 and 同质化竞争。

近年来,各地高科技园区产业重复建设、同质化定位的特征十分明显,突出特色、实现错位发展,已经成为各园区产业布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也是如此。中科院各地分院在“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之下,因地制宜,制定了适合区域发展、能够切实支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三五”规划。而各研究单元未来工作的核心,也是突出特色,避免重复浪费。

在与中科院一些分院院长的交谈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院地合作工作的两个关键词:贴合需求、产业支撑。

前些年的院地合作工作开展难,主要在于经济的发展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科技的支撑作用。在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之下,各方都更看重眼前的利益。

于是,产学研合作就像“选美”一样,研究机构的各项成果摆在这里,企业按需选择。

但是,企业究竟如何选择成果,哪些成果是企业最需要的,以及这个成果是否适合在企业内进行转化?对这些问题,企业往往缺乏科学的判断。

这种“选美”的结果,会出现“看上去很美”的情况。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各方面都在努力工作,数据也彰显成绩,但是,回过头来,大家都在抱怨,甚至开骂。

比起早年的成果展示推广,目前的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已经有了许多进步,但在此过程中,真正缺乏的还是机制体制的创新。

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各地政府都意识到,科技支撑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需求爆发,而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需求越大。院地合作工作如何紧密贴合需求,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最有利的科技支撑,并且助力地方经济顺利转型,成为新的使命。

科技的支撑作用,已不仅仅是单一项目的技术支撑,而更侧重于产业层面的科技支撑。目前,一些地方的“十二五”产业发展规划,都在积极吸收中科院分院参与其中,体现出地方在发展产业过程中对中科院技术的渴求。

相比项目对接会,院地合作突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布局、发展的科技支撑作用,具有明显的不可替代性,也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科学院在引领科技和经济发展中的“火车头”作用。

■本报记者 杨琪

近日,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表示,在上海土地开发强度过高的同时,土地开发的容积率却较低。开发较早、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浦东金桥开发区,其10平方公里工业园区的平均容积率只有0.7。

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过低的容积率往往浪费了有限的土地资源。深圳高新区面对企业无地可用的难题,于2011年底提出,要用5年时间在“存量”中找“增量”,突破高新区企业用地难题。

对此,《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城市规划管理系副主任郑国,就科技园区低容积率进行了深度剖析。

低密度建设受质疑

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一些大都市里流行起了打保龄球。这是一项团体竞技的运动项目,参加人数越多,创造的团体分就越高。但是在这股流行风里,计分器上却往往只显示一个人的战绩。

“那是因为,虽然不少球道都有人在打球,但是每个球道只有一个人在玩。”郑国说。那时,人们意识到,如果去找朋友聊天、吃饭、运动,总要开着小汽车跑到几公里之外,遇上几次堵车、餐馆爆满,与朋友相聚的快乐就被抵消掉了。于是,人们连相见、交流的欲望都降低了。

“久而久之,就造成了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郑国说。因此,人们对美国在二战后以“高速公路—私家车—低密度住宅”为特点的城市蔓延发展模式,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无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开发区,还是于90年代初开始建设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内各园区前一轮的规划都是学习和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规划理念的结果。”郑国说。

而第一代、第二代甚至部分第三代园区规划建设的核心是,低密度郊区化。实质是强调生态环境,如拥有较高绿地率,有些园区的绿化率甚至达到40%以上;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也很低,往往达不到1。这样的园区建设模式无疑增加了交通联络的压力。

“园区被汽车道路分割得支离破碎,道路适应了汽车的尺度而忽略了人的尺度,街道失去了生活的场景而只有交通的功能,随之而来的则是人际交流的减少和冷漠。”郑国说,“由此导致园区社会资本不强,创新氛围较弱,企业‘嵌入性’强而‘根植性’弱,土地利用集约度不够。美国的规划理念在中国水土不服!”

距离决定产出比

是否有公园一般宽敞的园区环境,就会影响入驻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否提高园区建筑密度,就会降低入驻企业的研发水平?

那么,创新到底是什么?

大师熊彼特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新就是建立一种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的从未有过的组合,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制度创新。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C·诺斯提出制度创新,他认为,所有创新活动都有赖于制度创新的积淀和持续激励,通过制度创新得以固化,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认为,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资本是用来诠释区域创新过程的社会本质的核心概念。”郑国说。

区域社会资本是指,一个区域内的个体、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行为主体的长期交往互动、合作互利而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包括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关系,如信任、规则、网络等),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社会文化和行为范式等。

郑国说:“我认为,空间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主要取决于社会传统、文化基因、法规政策;但空间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人类活动塑造了空间,同时也深受空间的作用和制约。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学科奠基人所言,‘社会组织是空间组织的模型和翻版’。因此,空间对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环境行为学和环境心理学则是阐释空间环境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理论基础。”

“在科技园区中,社会资本是通过企业、政府、研究机构、资本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在这些要素聚集时,“距离”越近,产出比就会越高。

科技园区需要空间大师

“在前一轮的园区规划与建设中,国内各个园区都力求在规划方面有所创新。比如,中关村望京科技园的主张是多功能综合用地,中关村环保园推出了《环保园生态建设导则》(即绿法),而中关村西区建设的地下环廊,以及西区内富有特色的步行系统,都是非常好的范例。”郑国说。

1990年,欧洲社区委员会(CEC)首次公开提出回归“紧凑城市”的城市发展形态,这被称为“新城市主义”。“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应以空间规划创新引领创新型园区建设。”

也就是说,在园区硬件环境建设时,提倡公交为导向,紧凑布局适宜步行,园区功能混合,生态低碳绿色,营造更为宽阔的公共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利于社会资本网络的构成,促使人们之间能多交流、互动,促使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增强彼此的信任感。

他说:“在拥有这样的社会资本网络下,才利于新发明、新观念、新思想产生并不断交流与传播。”

“在园区规划设计时可‘留白’,有目的地保留一部分‘白地’,为科技园区的长远发展预留空间。”郑国认为,还可通过提升园区土地建设强度,提高建筑密度、容积率。

深圳高新区将“摊大饼”改成“搭积木”就是很好的例子,其将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通过旧厂房改造、闲置用地清理建设、地上空间综合利用、地下空间复合开发等方式,使科技厂房增至800万平方米,相当于再造一个高新区。

“此外,在园区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



在前一轮的园区规划与建设中,国内各个园区都力求在规划方面有所创新。

率先采用最新科技成果,如三联供(煤气、热、电)、三网合一(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太阳能、能源综合利用、水资源综合利用系统、垃圾自动处理系统等。”郑国说。

针对园区内的交通模式,郑国认为,应该改变以小汽车交通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模式,倡导公交出行和慢行交通系统;在交通用地上,可减小主干路用地面积,增加支路用地面积。

同时,应将“道”与“街”分置,适当调整园

相关链接

新加坡纬壹科技园

2010年10月31日,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部长林勋强发表了题为《从第三世界至第一世界:新加坡的科学科技历程》的演讲。在文中他提出:“我希望(新加坡)能够营造一个集群——‘纬壹’科技城。我们相信在未来,研究不应该是独立进行,而是跨领域进行的,所以我们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研究园,把很多不同的机构集合在一起。”

纬壹科技园由新加坡最大的高级工业园和商业园区的规划、发展和管理商——裕廊集团(JTC)打造。为何叫“纬壹”科技城?新加坡的位置处于北纬1°,发音接近“唯一”,因而就有了“纬壹”科技城。该科技城占地200公顷,专门从事研发和大型企业活动。致力于发展如生物、信息和传媒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纬壹”科技城将成为一个集研发、办公、居住、休闲和教育于一体的创新聚点。

区街道尺度,有条件的园区可规划建设地下环廊,连通各主要建筑物地下停车场。

“地面以‘街’为主,留出足够多的建筑退后带,并设计一些门廊、凉篷、露台、台阶、屋檐挑出挑等建筑细节,以提高街道公共空间品质;无缝整合步行景观轴。以公共交通站点为起点,设计步行景观轴,使办公、商贸、休闲、交通等各种功能相互串连,增强公共空间的连续性。香港中环地区、东京六本木地区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连线

无锡市科技局副局长赵建平：
用市场化机制发展新兴产业

■本报记者 周熙檀

IBM技术中心、清华应用技术研究院等落户无锡市;江阴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锡山经济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支行、中小企业专营机构、科技小贷等作用逐步显现,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贷款53亿元……在江苏省无锡市代市长朱克江《无锡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大量有关创新、升级的例证。

这个没有中关村二三十年创业创新积淀的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引人注目:无锡高新区是目前国内物联网产业要素集聚度最高的园区之一。

按照规划,2012年无锡物联网产值将达到1000亿元,成为一个新兴的千亿产业。2015年的目标则是2500亿元。

千亿元是什么概念?目前国家高新区的平均产值在1400亿元左右。而无锡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后两年,就使一个产业规模突破千亿元,到底凭的是什么呢?

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

在与无锡市科技局副局长赵建平的一番交谈之后,记者慢慢体会出无锡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之所以快,这其中蕴涵着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关乎领导意识,对于已经脱离了招商引资求发展阶段的园区来说,认识上的转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成功与否的关键。

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我国是属于两种不同模式的园区经济。前者归口商务部门管理,后者归口科技部门管理。从这点就能看出二者定位上的区别。

但由于我国高新区发展初期,招商引资是重点工作,因此,两种模式存在同质化现象。外商投资项目,尤其是一些具有规模的项目都是抢手的“香饽饽”。

赵建平曾找专家探讨,究竟外资企业对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扩散贡献度有多大?早几年,专家的回答是“微乎其微”。

外资企业往往是在国内寻找装配和制造基地,但由于技术封锁,尤其是高端、关键性技术,对属地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技术扩散的贡献少之又少。这种状况,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

但即使如此,这其中仍然有一个现实的矛盾:一方面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对于地方产业扩散少有技术贡献;另一方面,园区对于吸引外资仍然抱有热情。

“外资研发机构进入,本土人才进入核心研发层,带动相关产业链水平整体提升,否则对地方产业技术扩散没有太大意义。”赵建平说,“无锡、苏州等园区,已经过了招商引资的阶段,进入到招商选资或者招才引智的阶段。”

无锡吸引外资,推进自主研发机构一并落地。数据显示,无锡高新区外企研发中心已超200家,由世界500强设立的“智库”也达50家。管窥一豹。伴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无锡

市已经脱离了单纯依靠园区经济追求GDP的初级阶段,更多地以市场的眼光看待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一个有谋略的棋局

“我的理解是,大家还是在抢好项目。但是对于一个项目来说,落在高新区还是落在经开区区别不大。”赵建平说,“产业发展环境,包括政策环境、产业基础、人才基础和资本市场是项目落地的最大吸引力。”

赵建平认为,受政策的时效性限制,企业的流动、人才的流动,都是市场化的,并不是政府政策就能够“绑定”的。

在这样市场化的思路之下来看,就能够看清无锡等一些城市到中关村、上海张江等创新能力强和产业基础好的园区去招商到底是为了什么。“中关村也好,深圳、上海也好,到一定程度,由于承载能力的局限,会导致一些中小企业产业化空间不够,需要寻找新的区域布局。这个布局一定会考虑当地的产业发展环境。”

虽然从一个省或全国范围来看,产业重复定位、重复发展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是赵建平认为,“一定区域内是可以做到错位发展,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对园区进行布局引导”。

比如无锡高新区在发展物联网产业方面,政府通过引进创新资源,搭建公共平台,有更好的研发、实验、检测条件,把服务做得更好,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早期研发成本,那么,其自然就比其

他地方更有吸引力。

从“十一五”起,无锡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时就重点打造几大名片——

“530计划”。2006年,无锡市出台了“530计划”,即要在5年内引进不少于30名领军型海外留学归国创业人才。《无锡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围绕建设“东方硅谷”目标,更大力度引进和培育高层次人才,加快推动“530”项目产业化进程。

7+1政产学研合作联盟。无锡通过创新政产学研合作机制,建立以国内重点科研院所为主体的“7+1”政产学研联盟,加速各类创新资源向无锡集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流动。目前,全市已与中科院、清华、北大等14家国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结成战略合作联盟。

科技载体建设。截至目前,无锡市建成政府主导的科技载体600多万平方米,累计建成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52家(其中国家级4家)、科技公共服务平台74个(其中省级34个)、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38个、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加速器4家,集聚了3900多家科技企业和3200多名硕士以上高层次人才,形成了产业集聚、人才集中、技术集成的鲜明特色。

发展园区经济

“我个人以为,每个地方发展一个产业,一定需要好的产业基础。无中生有的事情可以做,但通常周期会较长,产品或服务需要得到市场认

可,市场又需要挖掘和培育。发展新的产业,首先还是从创新资源先作布局。”赵建平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产业发展环境。”

无锡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而物联网网IC、IT产业关联度比较高,包括智能传感器、通讯、超算、云计算、软件、信息服务和系统集成等,都为物联网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支撑和发展氛围。

目前无锡重点规划发展物联网、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软件与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

赵建平认为,南京、无锡、苏州、常州、昆山、江阴等有国家级高新区的城市,区域内园区的发展,政府都有一个基本的发展思路,就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作引导,布局专业的特色园区。

“园中园、区中园,以打造特色专业园区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抓手。”以专业园来作为区域打造产业集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地方发展的共识。

“无锡的各个板块都建有特色园区(Park)。我的理解是,其实现高新区、经开区等园区内已经没有特别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各个板块也在主导发展专业园区。每个板块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方向。”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进行引导布局,由市场之手来推动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的共识。